孟子雜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孟子雜記

陳士元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湖海樓叢書及湖北叢書皆收有此書湖北本據歸雲別集吳刻參以湖海樂有兩本之長故據以排印

孟子雜記自序

先君嘗語不肖曰。正德丙子莫春十有三日之夕。吾夢一老翁。冠袍款戶而入。自稱齊卿孟軻云。翌旦啓汝祖。汝祖以爲奇。已而室內報汝誕。汝祖命汝小名孟卿。徵夢也。事具汝祖壙志中。於乎。不肖何敢比儗前脩。不肖自暴棄。大負祖父望。媿矣。嘉靖己酉仲春上丁。不肖守灤。祭孔廟。奠於孟子神位。木主忽仆。司禮者倉皇拯之。袖拂燭滅。鉶爵墮地。不肖私心忌焉。越旬日。邸報至。不肖得免歸。於乎異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去齊。則曰浩然有歸志。不肖自己酉免歸。邑令字岡陳侯。過敝居。謬題浩然堂。而戚侶又謬稱不肖爲養吾子。於乎。不肖何敢比儗前脩。增媿矣。增媿矣。不肖乃杜戶讀書。又二十餘年。每展孟子七篇。輒歎。孟子出而困於齊梁。退而箸書。後世或不尊信。見非於荀況。見刺於王充。見訾於李覯、馮休、晁以道。見疑於蘇軾、司馬光。而吠聲拾唾者。纚纚然未已也。幸賴三五大儒。極力表章。俾與魯論學庸合符。聯璧竝行於世。無所軒輊。總稱四書。以繼六經之後。而彼不尊信者。始不得伸其說。非天之未喪斯文也。何以臻此哉。不肖嘗聞唐之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者也。乃箸翼孟三卷。太原白居易。特記其事。宋之臨川陸筠。夢寐孟子者也。亦箸翼孟九十一條。廬陵周必大。序而傳焉。茲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不肖鄙覽羣書。義涉七篇者不尠。妄圖撰述。以竊比于劉、陸二君之末。第恨年齡謝壯。舊畜多忘。僅據今所憶存者。援毫彙輯。分爲四卷。題曰孟子雜記。聊寓景仰之私。敢謂翼孟翼孟云哉。異日當盡取荀王輩

非刺訾疑之說．詳致抉駁．以攄千載之憤．於乎．此不肖志也．隆慶辛未夏至．後學應城陳士元心叔甫譔書．

孟子雜記目錄

卷一
系源
邑里
名字
孟母
孟妻
嗣胄
受業
七篇
生卒
補傳附史記傳并薛氏人物考傳
卷二
稽書

準詩
揆禮
徵事
逸文
卷三
校引
方言
辨名
卷四
字同
字脫
斷句
註異
評辭

孟子雜記卷一

明　應城陳士元著

系源

孟氏出魯桓公子慶父之後。（編古今姓氏・元和纂諸書竝同・）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趙岐題辭・）

元按孟氏譜云。軻父孟孫激公宜。孟孫姓。激公字宜。名或云激名。公宜字也。軻生三歲而激公宜卒。元延祐三年。封邾國公。本朝嘉靖九年。配享啓聖祠。稱先賢孟孫氏。

邑里

孟軻鄒人也。（史記列傳・）

孟子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集注序說・）

元按司馬貞索隱云。軻本邾人。徙鄒爲鄒人。吳程云。孟子魯人。居鄒。非生於鄒也。合璧事類云。齊有孟軻。謂其仕齊。非謂齊人也。史記孟子傳云。齊有三騶子。先孟子有鄒忌。後孟子有騶衍。羅泌國名紀騶注。竟之鄒縣有繹山。邾文公遷繹。改曰騶。或謂騶卽邾。故春秋傳。邾伐魯。史作騶伐魯也。趙岐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廣記云。右騶卽今之鄒平。邾、鄒、騶古文通用。

名字.

孟子名軻.字子車.漢書藝文志注.

元按孔叢子聖證記等書.子車一作子輿.一作子輿.一作子居.而楊倞荀子注.又作子輿.蓋車居音同.輿與輿字訛也.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名軻.字則未聞也.豈未深考乎.正韻平聲.軻音丘何切.注云車軸也.故孟子名軻.字子車.廣韻去聲.軻音口个切.注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而張鎰馮元等著孟子音義.軻音闕如也.或云.羣書多稱子車.讀平聲爲是.況曾子字子輿.孟子豈與同字乎.宋元豐六年.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有廟在鄒.未加爵命.詔封鄒國公.七年配享孔廟.與顏子竝.元至順間.加謚亞聖.本朝嘉靖九年.詔釐祀典.稱亞聖孟子云.

孟母.

軻母仉氏.列女傳.仉音掌.

元按姓苑.仉氏出梁四公子之後.元延祐三年.封孟母爲邾國夫人.謚宣獻.

孟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居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列女傳.

元按晉左九嬪孟母贊云.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而韓丕著孟母碑.贊擇鄰之教.人

多諷誦焉。今山東鄒縣城南有中庸精舍。世傳思孟傳道之所。卽孟母三遷之地也。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自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元按韓非子。謂曾子烹彘教子。以明不欺。晉書載皇甫謐母任氏訓子之辭曰。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而韓嬰乃以烹豕爲孟母之教。豈事固有偶合者邪。抑紀述者之附會也。

孟子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列女傳。）

元按晉左九嬪孟母贊云。斷機激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道。今鄒縣孟祠有斷機堂。可以觀後代追崇之意矣。然列女傳又謂樂羊子妻勸夫勤學。亦有斷機事。而學如累絲之語。取譬甚切。豈亦慕孟母之懿矩。而效法者邪。（孫景脩古今家戒同。韓詩外傳文小異。）

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閫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

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列女傳）

元按孟子爲齊卿蓋客卿耳非如孔子仕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實任其職也李涪云春秋以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既適列國爲客卿乃得陳其說如孟子在齊是也史記田齊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是孟子爲齊卿宣王或以文學游說之士待之而孟子實未嘗受其祿故公孫丑以士不受祿爲問則孟子爲客卿可知孟子於周赧王元年致爲臣而歸不復仕齊矣明年又之宋之滕未幾卽歸老於鄒而魯平公欲見孟子當在孟母旣葬之後故臧倉有後喪踰前喪之語然充虞請問章乃紀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是再至齊也史稱孟子兩去齊其先去齊乃周顯王四十四年齊宣王之九年其後致爲臣而歸則齊湣王嗣位之初也然則孟子擁楹而歎其在宣王時乎孟母將卒此所以有母老之憂也

孟妻

孟子娶由氏（孟氏譜）

元按由或作田是時齊國田姓蕃著而楚國由姓甚微或疑田氏爲是

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于是孟母召軻而謂

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列女傳・韓詩外傳文小異。）

元按．他書皆稱孟子欲去妻．而不果．與列女傳無異．惟荀卿解蔽篇云．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眞以孟子出妻也．荀去孟之世未遠．其言然邪否邪．

嗣胄．

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孟子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其書題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孟氏譜・）

元按．朱注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蓋從趙岐之說．與孟氏譜不同．孫奭云．趙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未詳其實．但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也．此亦億度之辭耳．詩大雅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之言．孔穎達正義引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故毛氏取以爲說．夫穎達所引譜．與今之孟氏譜亦不同．宋政和五年．詔封孟仲子爲新蔡伯．從祀鄒縣孟子廟．本朝錄孟子之後．世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受業．

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史記列傳・王劭人云・人字衍・）

孟子車尙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

白閒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儒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傔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孔叢子。

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趙岐孟子題辭。按鄒縣志。嘉靖乙卯十二年。邑令章時鸞。重修城南子思書院。斷機堂。修道堂。中和堂。愼獨齋。學者讀書其間。

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李翺復性書上篇。

元按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謂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王劭以人爲衍字。是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也。高似孫云。孔叢子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年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敘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嘗師之。是爲的然矣。然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一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一年矣。當是時子思尚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邪。據高氏之論。則子思與孔子。誠無問答。使子思與孔子問答。則孟子安得受業於子思之門。元又疑孔叢子。乃後人綴集之言。而諸書所載子思壽年。亦不足信。況伯魚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至穆公元年壬申。凡七十五年。而子思當生於哀公定公之世。伯魚未卒之先。安得謂子思壽止六十二邪。不然。則孟子受業於子思。不在穆公初年。而在元公悼公之世矣。夫赧王元年。齊伐燕。孟子所親見者。譜謂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魯文公之六年也。自文公六年。

上距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是穆公元年孟子未生況上而元公又上而悼公之世邪若然則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也亦宜

元又按何孟春餘冬序錄云司馬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後來著述家直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注史記者遂以人爲衍字謹考諸家書傳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或云二十二年襄公二十二年爲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論者謂生是年爲是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子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於廟子思逮事孔子所與孔子問答語爲多孔子之卒子思實喪主四方士來觀禮焉子思生卒今不可知可知者孔子卒之年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愼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其書論及張儀當是五年辛亥後事自敬王壬戌至赧王辛亥百七十年辛亥去伯魚之卒百七十有四年以百八九十二百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前後相待其處函丈傳道受業何子思孟子之俱壽考而至是也子思孟子之壽考或謂亦有可言者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變於衞是時子思無恙也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較其生近安王卽位時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奚不可之有曰安王甲辰伯魚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三年子思乃尙存邪孟子之少也其母三遷而後知學其母爲之斷機其娶也見其妻踞而欲出之其時吾不知其年而知其未從子思學也過此子思而尙存邪安王時子思而存亦決無居衞理或曰子思居衞見孟子書可弗信乎以春考之子思居衞必是衞悼敬昭公時也昭公時衞屬于晉韓趙魏氏賢者已自

難安其國。懷璽愼頹。皆弒君賊。衞非父母國也。子思忍復面其人。爲之謀而不去邪。威烈十六年辛未。魯穆公立。孟子曰。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又曰。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又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繆公之尊禮子思如此。子思之自尊如此。子思是時。年登期頤。於父母國賢君焉。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子思顧不老焉。而適亂國與逆賊語邪。子思居於衞。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必子思少壯從仕時事。子思言苟變於衞。果有是。必在悼敬昭公時。而記者誤耳。孟子之年。今不得知。若生近安王卽位時。顯王乙酉。年當六十餘。稱叟不疑。赧王丁未。距乙酉又二十三年。孟子年近九十矣。七篇之書。或爲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爲之。或謂孟子旣沒。其徒相與記其所言焉耳。孟子書云。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似在始遊齊梁時所言者。其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似在去齊後時所言者。然則謂其書作於一時而記於一人也。執是言爲歲年之近久。而論其人與書也。又可乎。晦菴先生孟子序說。本史記列傳。而分注諸家之言。以致其疑。其爲通鑑綱目。特據司馬公舊文而錄之耳。吾恐後學不復參究也。孔子、伯魚、顏淵生卒年歲。備載諸書。公羊傳載孔子生。左傳載孔子卒。家語載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五十卒。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顏淵之卒。先伯魚五年。而論語載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孔子有鯉也死。有棺無椁之答何也。子思孟子生卒。一無所徵於載記。而吾欲以其不必然之壽考而計之。若之何無疑哉。

七篇

孟子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列傳）

孟子以儒術游於諸侯。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問答。又自撰法度之言。著書七篇。（趙岐孟子題辭）

孟子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賈同責荀篇）

軻信伋者也。勤其道而章於七篇。（韋籌文之章解）

元按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釋者謂孟子七篇。幷外書四篇。凡十一篇。趙岐謂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疑非孟子本眞也。今外書無所考見。學齋佔畢亦惜其不傳矣。其實同所謂十四篇者。蓋趙注以七篇各分上下篇。總之爲十四篇也。韓愈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與史記之說不同。而朱子序說則以史記近是。林愼思本韓愈之說。卽謂七篇爲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之意。因演而續之爲續孟子二卷。馮休又疑弟子妄有附益。乃刪七篇爲二篇。更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於乎過矣。朱子云。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蘇明允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雄不可犯。司馬君實云。孟子之文直而顯。斯知言哉。

元按趙氏謂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今七篇二百六十章趙又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梁惠王篇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四千六百八十三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又按趙熹云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今計七篇數同

生卒

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墓在鄒縣四基山孟氏譜

孟子將生母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之居已而孟子生焉鄒志後人稱孟子有泰山巖巖之氣象適符靈兆矣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修葺孫明復爲記元貞元初鄒尹司居敬又新之張顧爲記通志

孟母墓在縣北二十里馬鞍山宋孔道輔脩孟母林得孟子石小像於墓前土中傳稱孟子自肖其像於墓歲久而湮其出固有神也今祀於孟母祠側鄒志

元按史鑑竝云周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無三十七年也考之長曆定王二十一年乙亥至赧王二十六年壬午凡二百九十八年竊疑定或安字之訛安王在位二十六年而崩自安王二十六年乙巳

至赧王壬午。凡八十八年。然譜謂孟子壽八十四歲。自赧王壬午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四年己酉也。然年表綱目大事記等書。竝謂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四十三年乙未。爲齊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復至。魏愼靚王二年壬寅。去魏復適齊。赧王元年丁未。致爲臣於齊。不復仕。若孟子果生於烈王己酉。至顯王乙酉。應聘至魏。年甫三十七。未老也。魏惠王自烈王辛亥嗣國。歷三十五年。而孟子始來見。是時惠王年不啻六七十老矣。豈得反稱三十七歲之孟子爲叟哉。疑孟子或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初年。未可知也。按禮制。國君薨後。始得稱謚。魯平公薨於赧王二十年。而孟子稱之。若孟子生於安王初年。豈不百有餘歲乎。然則譜牒紀年。蓋不足據。或疑七篇非孟子自著。乃其弟子追述以此。（薛文清公這曰。孟子之書。齊梁諸國之君。皆稱謚。則成於後來弟子無疑。）

又按黃震日鈔云。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菴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菴又謂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鑑以伐燕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然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尙在。未有謚之可

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王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王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王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爲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年。孟子當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爲王留行事。有謂區區不足爲盛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據黃東發所論。則孟子七篇。皆孟子生前自撰。非後來弟子追述也。）

補傳。

元按司馬遷史記。孟子傳。述孟子僅十數語。卽以騶衍之術贅之。且稱衍爲諸侯所尊禮。而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以干世主。其意蓋有感於士之遇合與否。然而知孟子淺矣。以故述孟子事。甚疎略不備。近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有孟子傳。大率采摭他書以成。謂七篇爲學者所雅聞。不復引及。似非孟子全錄。元不揣譾劣。謬輯七篇中所載出處。著爲傳。以補馬。薛之闕。而馬薛二傳。仍附其後。以便觀覽焉。

孟子名軻。字子車。鄒人也。其先魯桓公子慶父。稱孟孫氏。孟孫激公宜。不知去慶父幾世矣。是爲孟子父。孟子生三歲而父卒。母仉氏。或云魏公子仉瞫女也。有賢德。孟子幼。母挾以居。始舍近墓。後徙舍市。又徙

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遂定居焉。世稱三徙之教云。孟子稍長。就學而歸。輟然中止。母方織。引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孟子懼。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悅。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思謂子上曰。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稀有也。孟子學於子思。道既通。待時而出。不肯枉道求合。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卑詞厚幣。（史記作卑禮卑詞。通鑑）以聘賢士。孟子應聘至魏。見惠王。告以仁義王道。施仁政與民偕樂之說。而惠王不能用。惠王好戰。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驅所愛子弟以殉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以爲恥。欲一逞以快其忿。故以孟子迂遠而闊於事情。大不合。是時魏人公孫衍、張儀。俱有寵於秦。名震諸侯。景春曰。儀、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妾婦之道也。是惡得爲大丈夫乎。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告其略。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北宮錡衛人白圭周人皆在魏）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以四海爲壑。子以鄰國爲壑。仁人之所惡也。孟子道不行。欲去魏不仕。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乃歸鄒。不見諸侯者蓋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顯王三十七年。齊威王薨。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聚稷下者七十六人。皆列上大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四十三年。孟子始至齊。宣王素聞孟子名。使人矚孟子。果有以異於人否。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已而宣王以孟子爲上大夫。公孫丑問

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問動心否乎孟子曰否孟子數數見宣王有雪宮之對明堂之對大囿小囿之對今樂古樂之對仁智交鄰之對世臣親臣之對湯武放伐之對舊君有服之對貴戚異姓卿之對廣譬巽誘非堯舜之道不陳於前而宣王忍於短喪急於聞桓文之事其所嬖信又皆王驩淳於髡之徒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一暴十寒吾於有萌焉何哉孟子弔於滕弔於公行子皆不與驩言而髡則負滑稽之口不識君子之所爲或肆意譏刺孟子孟子居齊年餘無人乎宣王之側乃擁楹而歎曰道不行矣母且老欲奉母以歸亡何母遽卒使充虞敦匠事自齊葬母於魯魯平公欲見孟子臧倉沮之不果魯欲使愼子爲將軍伐齊孟子斥其殃民初孟子以齊卿之貴得厚葬其母乃反於齊止於嬴有答充虞請問語顯王末年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不得之鄒見孟子乃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有公孫丑浩生不害問答語鄒與魯閧鄒穆公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欲見鄒君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周愼靚王元年魏惠王薨襄王立明年孟子欲適魏乃過任見季子自任之魏見襄王襄王殊無人君之度孟子出而鄙之遂去魏復適齊處於平陸齊相儲子不之平陸見孟子徒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大夫孔距心聞孟子芻牧之詰自知其罪孟子至齊爲宣王誦之王曰寡人之罪也蚳鼃爲士師孟子勉其盡職齊饑孟子請發棠通國稱匡章不孝孟子獨與之游又禮貌之陳仲子有廉士之稱孟

子曰仲子惡能廉盆成括小有才孟子曰足以殺其軀後果見殺其好惡必察者哉昔儲子施幣交之禮孟子久不報屋廬子問曰爲其爲相與孟子曰非也爲其不成享也宣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託疾不造朝有出弔東郭氏宿景丑氏語宣王餽兼金一百鎰孟子不受其行止交際不苟也若是孟子自范之齊見宣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王子塾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愼靚王六年宣王在喪孟子見之退有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沈同私問伐燕孟子未嘗勸之伐也周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勝之既乃取之諸侯謀救燕孟子請置燕君而宣王不聽燕人畔宣王乃慙陳賈爲之解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問可以繼此得見乎孟子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宣王又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晝有爲宣王留行者坐而言孟子不應隱几而臥三宿於晝而宣王不能追遂浩然有歸志尹士語人譏孟子孟子謂高子曰夫尹士豈知予哉又謂充虞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赧王二年孟子適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彭更以爲泰孟子曉之孟子遇宋牼於石丘勸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宋王偃欲興霸業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齊楚雖大何畏焉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孟子居宋與宋句踐、戴不勝、戴

盈之。及墨者夷之。有問答語。宋君見孟子。將有遠行。餽金七十鎰。孟子受之。自宋之薛。有欲害孟子者。孟子有戒心。薛君餽金五十鎰。孟子受之。陳臻問曰。前日在齊不受。今日在宋薛受。夫子必有一非矣。孟子曰。皆是也。孟子歸鄒。滕定公薨。文公立。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然後行事。逾年。孟子自鄒之滕。館爲上宮。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滕閒於齊楚。文公竭力事之。而不得免。齊人將築薛。文公甚恐。孟子曰。彊爲善而已矣。滕更在門有所挾。孟子不答也。闢許行陳相。耕而食之非。答公孫丑。君子不耕而食之問。已乃自滕歸鄒。將終老焉。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不著。孟子距楊、墨。放淫辭。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曰。予不得已也。乃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娶田氏。生子睾。字仲子。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引其語云。

元曰。余讀孟子書。服膺養氣養性之旨。淵乎約哉。非亞聖孰能與於斯乎。七國時亂極矣。齊梁之君。能用其言。則經正庶民。興王業。運之掌上。七篇可無作。子思子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子思爲宋大夫樂朔所圍。）乃作中庸。於乎。七篇之作。不得已也。與中庸匹矣。

附史記孟子傳。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

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懼音劬）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

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附人物考孟子傳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仉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

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入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爲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閫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諗來世。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四

基山有孟子墓云

辟應旂曰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干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於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孟子雜記卷二

稽書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元按商書湯誓篇。害作曷。女作汝。偕作皆。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元按。周書泰誓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與孟子所引小異。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梁惠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盡心下。）

元按商書仲虺之誥篇。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與孟子文亦小異。

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公孫丑。離婁。重出。）

元按商書太甲篇。活作逭。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元按商書說命篇不作弗趙岐孟子注云書逸篇也說命注云今文無古文有岐後漢人尚未見古文尚書邪周禮醫師聚毒藥鄭元注引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賈公彥云不引說命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元按商書太甲篇徯作傒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

元按周書武成篇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朱子云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與今書文不類

太誓曰則取于殘殺伐用張

元按周書泰誓篇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書曰洚水警余

元按大禹謨篇洚作降警余作儆予

書曰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元按周書君牙篇佑啓作啓佑無作罔

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

元按大禹謨篇。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與孟子小異。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元按夏書。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乃五子之歌。而大禹謨。惟茲臣庶。期于予治。則舜勉皋陶之辭也。戰國時人。牽引爲舜與象語。萬章述之如此。又孔穎達尚書正義。引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與今孟子文異。

流共工于幽州。殺三苗于三危。

元按舜典。州作洲。殺作竄。

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元按此文見於舜典。朱子云。古書二典。或合爲一耳。舜典放勳作帝。徂作殂。三年作三載。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元按大禹謨。栗作慄。下瞽瞍無瞍字。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元按商書伊訓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與孟子所引小異。

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讋。

元按周書康誥篇閔作昏不譈作弗憝無凡民二字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元按周書洛誥篇物下多惟字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元按周書太甲篇不作弗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元按周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而史記則作三千人與孟子同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元按周書泰誓篇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與孟子文不同書意無畏二句武王勉將士之辭孟子所云則武王告商人之辭也

準詩

詩云白鳥鶴鶴

元按大雅靈臺篇鶴鶴作翯翯

文王事昆夷

元按大雅緜之篇昆夷作混夷

詩云。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元按大雅皇矣篇。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元按小雅正月篇。煢作惸。

詩云。思戢用光。

元按大雅公劉篇。戢作輯。

詩云。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元按酾風鴟鴞篇。此作女。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元按齊風南山篇。娶作取。古字通用。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元按小雅北山篇。普作溥。

詩云。周道如底。

元按小雅大東篇。底作砥。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元按大雅烝民篇。蒸作烝。夷作彝。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元按魯頌閟宮篇本僖公之頌。孟子兩引之。皆歸之周公。後學疑以爲誤。詳見龍門子。孫奭云。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故孟子稱爲周公。此說迂矣。朱注斷章取義之說近是。蓋許行陳相本楚人。而楊墨無父無君。乃夷狄之教。故引詩義云爾。然必稱周公何也。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周公之道。卽仲尼之道。卽禹之道也。前篇引詩。言周公用夏變夷。以闢陳相之變於夷也。後篇引詩。言周公兼夷狄。以例禹孔之功也。詩有膺夷懲荆之文。故取爲證。何拘於僖公頌哉。

揆禮。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元按禮記檀弓篇。孔子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元按禮記玉藻篇有此語。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元按禮記祭義篇。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

老而無妻曰鰥。云云。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元按禮記王制篇。幼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矜。何孟春餘冬序錄云。鰥矜二字。可通聲而互用。故哀矜之矜。漢于定國傳作哀鰥也。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管子云。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爲獨。

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元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篇。士之祭也。特用豕。陳鼎三。又少牢饋食禮篇。大夫之祭禮也。牲用少牢。陳鼎五。

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

元按禮記王制篇。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仁者如射云云。反求諸己而已矣。

元按禮記射義篇。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有采薪之憂。

元按禮記曲禮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元按禮記曲禮篇。父召無諾。論語鄉黨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金履祥云禮曰二句。皆古禮經之文。

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

元按禮記檀弓篇。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饘與飦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元按禮記緇衣篇。上好是物。則下必有甚者矣。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元按禮記王制篇。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程明道云。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云云。無違夫子。

元按儀禮士昏禮篇。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

元按禮記祭統篇。諸侯耕於南郊。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與孟子文相類。朱注不引祭統。乃采祭義篇文。而約之曰。諸侯爲藉百畝云云。蓋欲解明耕助蠶繅之義耳。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元按禮記曲禮篇。無田祿者。不設祭器。玉藻篇。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

元按禮記禮器篇同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元按禮記曲禮篇。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又內則篇。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元按禮記樂記篇。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元按禮記檀弓篇。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元按禮記曾子問篇。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孔子閒居篇。喪服四制篇。竝同。）

天子一位云云。其祿以是爲差。

元按禮記王制篇。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

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與孟子文互有異同．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元按儀禮士相見禮篇．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

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元按禮記王制篇．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內則篇同．

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元按禮記曲禮篇．毋放飯．毋流歠．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徵事．

晉國天下莫強焉云云．南辱於楚．梁惠王以土地之故云云．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元按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八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此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也．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五年．惠王十七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

少梁。又商君傳云。秦孝公使衞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衞鞅遺魏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衞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此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也。史記楚世家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朱注作七邑誤。）此所謂南辱於楚也。

元又按金履祥云。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地爲諸侯。謂之三晉。而魏爲大。故曰。天下莫強。此說非也。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衣冠。（一作布。）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閔與湣同。）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代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楊愼卮言云。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此說亦非。夫伐楚勝齊拔邯鄲。皆惠王事。觀惠王曰。及寡人之身云云。則所稱晉國之強。蓋指曲沃之晉至文公有霸業。世爲盟主焉耳。

太王事獯鬻。昔者太王居邠云云。居焉。昔者太王居邠云云。從之者如歸市。

元按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獯鬻戎狄攻之。欲得財物

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踰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幼復歸古公於岐下又呂覽載太王亶父居邠避狄事而文與史記小異

句踐事吳

元按國語吳語曰越王句踐興兵伐吳吳王夫差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于執事句踐請爲臣妻請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于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行閒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獻於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越罷兵而歸越語文小異

齊人伐燕勝之

元按史記燕世家云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爲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

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狗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百姓離怨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此事孟子稱齊宣王而史記稱湣王先儒紛有論辨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云云將殺之

元按左傳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孟子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與左傳異

逢蒙學射於羿云云於是殺羿

元按左傳襄公四年晉魏絳云后羿以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農而淫于原獸寒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朱注云逢蒙羿之家衆也路史夷羿傳云羿歸自田逢蒙取桃棓殺之

鄭人使子濯孺子云云發乘矢而後反

元按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作亂使佗與差逐獻公

公孫丁爲獻公御。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輈而還。庾公差即庾公之斯也。事與孟子異。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元按史記殷本紀云。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三年崩。外丙之弟中壬。即位四年崩。夫孟子無即位之文。而史記增之。遂起後人之疑。集註引程子之說。謂外丙仲壬。年方三歲四歲。未即位也。邵雍皇極經世史。金履祥綱目前編。顧應祥人代紀略。竝以太甲嗣湯。無外丙仲壬之世。然史記即位之妄。戰國時已有此說矣。汲冢竹書紀年云。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而立太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此說出於戰國橫議。所謂堯不慈舜不孝禹德衰伊尹爲庖人爲酒保太公爲舟人爲屠牛百里奚爲丐者爲官奴之類也。出鶡冠子等書。孟子以爲邪說淫辭。其然乎。其然乎。

孔子不悅於魯衛云云。主司城貞子。

元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魯適衛。月餘去衛適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百里奚自鬻於秦云云。以要秦穆公。

元按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見秦穆公。立爲相。此

說與萬章之問合而史記不同史記秦本紀云秦穆公五年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傒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穆公與語大悅授之國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於鍼人蹇叔收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用其言得脫不及虞君難於是穆公迎蹇叔爲上大夫又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又莊子亦有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之說

晉人以垂棘云云百里奚不諫

元按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夏晉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冬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公羊傳虢作郭文繁不錄　穀梁傳云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

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在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使於虞。虞公弗聽。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呂覽、韓非子、之說竝同。皆無百里奚不諫之文。元又按戰國策田莘之說秦惠王曰。晉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舌謂沮諫也。）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虢。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比頑童則播棄黎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取之。此說與春秋傳、孟子、不同。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

元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厚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皆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又禮記亦載此事。而無善哭夫之文。

元又按劉向說苑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又古樂府有杞梁妻歌乃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梁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朝日悲其姊之賢貞操作歌名杞梁妻也晉左九嬪杞梁妻贊云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窮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葵丘之會諸侯載牲云云言歸于好

元按左傳僖公九年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無孟子五命之辭穀梁傳云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也（壹猶專也）曰毋雍泉（雍與壅同）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又左傳僖公三年秋齊侯會諸侯于陽穀公羊傳云此大會也桓公曰毋障谷毋貯粟無易樹子毋以妾爲妻觀公穀二傳所記盟辭與孟子詳略不同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元按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此卽一毛不拔之謂也

鄒穆公行仁政。

元按賈誼新書春秋篇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中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烏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　劉向新序云。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妓樂美女四八。穆公朝覲而昔畢（昔夕古通用）。以妻死事之。孤正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逸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酤家不舊酒。屠者罷列。傲童不歌。舂築不相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期月而後復。　金履祥云。孟子所言。行之必效。以鄒滕之小國而敬信服行其言。以齊梁之大國而終莫聽納其說。此眞世道之不幸也。　元謂新書新序所稱。鄒君之賢。未必盡實也。使鄒君之賢如此。鄒國之治又如此。則孟子自當仕鄒。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而往復奔走於齊、梁、宋、薛之郊哉。

逸文。

元按趙岐孟子題辭云秦焚經籍其書號爲諸子得不泯絕今觀羣書所稱孟子語有七篇所逸者豈出外書四篇邪試錄數條于左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子思子）

元按司馬公通鑑周顯王三十三年鄒人孟軻見魏惠王下引此語而斷之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孔叢子亦載此而文小異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謂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孔叢子滋或作孳又作孜）

元按子思子書亦有此語而文小異

子思謂孟子曰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子思子）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步其顛（儁英璣珠）

元按孟子高深之喻與子思高遠之教無異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

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僻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劉向說苑。

元按此不類七篇語。或劉向手筆也。高續古云。向老於文學。掍出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摭不遺。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略篇。

元按離婁篇人不足與適章。程子引此語。

孟子曰。今之人性善。皆將喪失其性故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荀子性惡篇。

元按荀況性惡論。蓋憤疾之過也。乃以孟子性善之說。爲不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其學術之偏。豈但擇不精。語不詳。大醇而小疵云哉。又安得與揚雄氏並稱邪。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揚子法言脩身篇。

元按揚子論仁義禮智信之用而戒人自畫也。故引孟子云云。司馬光注云。孟子無此語。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衞女何以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

日說公之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鮑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偏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彤。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藪冬至必彫。吾亦時矣。（以上拉韓詩外傳。）

元按上二章。蓋韓嬰勦七篇之語。而附益之者。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漢書淮南王安傳。）

元按伍被引孟子語。以諫劉安。孟子曰。聞誅獨夫紂矣。亦此意也。

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餓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以上並桓寬鹽鐵論。）

元按桓寬鹽鐵論。引孟子語。今七篇不見。班固漢書桓寬傳。亦載孟子曰。堯舜之道云云。夫孟堅博洽者。不稍駁異何也。

孟軻曰。強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所不能爲賊也。（袁宏漢紀。光武建武十九年。郅惲云。）

元按郅惲所引。卽孟子責難於君謂之恭。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之意。

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子謂梁惠王極陳其事。（袁宏漢紀・孝帝光和三年・楊賜上書・）

元按七篇傷槐被誅事無。

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淮南子俶眞訓・許愼注・）

元按王者師臣。謂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許愼、高誘所引文同。或亦有據。

孟子曰。王者師臣。（淮南子覽冥訓・許愼注・又呂覽當染篇・高誘注・）

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風俗通正失篇・）

元按應劭撰風俗通所引經傳語。校之今本無異。惟引孟軻二語。今七篇不載。不知何也。

孟軻謂之寄君。（史記殷本紀注・）

元按殷本紀云。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王之事。劉向別錄云。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固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司馬貞索隱云。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今七篇無寄君之說。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禮記孔子閒居篇・鄭玄注・）

孟子曰。諸侯有王。（周禮大行人・鄭玄注・）

元按玄引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卽所謂人少則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又引諸侯有王。則七篇不載。

孟子不見三公。（王安石進說・）

元按孟子不見諸侯。亦無三公之文。

孟子曰。矯枉過直。（後漢書仲長統傳注。）

元按七篇無此語。

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史記六國表。皇甫謐注。）

元按離婁下篇。文王西夷之人也。無禹生石紐之說。華陽志云。禹生於石紐村。寰宇記云。石紐在茂州汶川縣北。路史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豈別有據邪。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如其生。失之如其死。（梁書處士傳敘論。）

元按孟子無此文。如一作若。

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鮑照清河頌引。）

元按此卽千聖後聖。其揆一也之意。

孟子曰。圖景失形。（顏氏家訓。又見王應麟玉海。）

元按七篇無此語。古文景與影同。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文選李善注。）

元按。此卽登太山小天下之意。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太平御覽。）

元按太平御覽所引乃劉向說苑語豈孟子外書有此文邪

孟子雜記卷三

校引諸書多引孟子。校其異者記之。

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魏世家。）

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舊唐書裴謂傳。）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周禮。遂人辨其野之土。鄭玄注。）

元按孟子無麻字。

孟子曰。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班固漢書食貨志。）

元按孟子斂作檢。野作塗。莩作孚。韻書莩一作殍。與孚同。

齊人將伐燕。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史記燕世家。）

元按司馬貞索隱云。此語與孟子不同。

雖有茲基。不如逢時。（班固漢書樊噲傳贊。）

元按孟子茲作鎡。逢作待。

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晉書刑法志。王肅上愼刑疏。王元按孟子。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司馬光功名論。

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荀悅漢紀。文帝十四年論。

元按今本作養弟子。

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後漢書方術傳論。

元按孟子境作晝。

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未聞變夷於夏。范仲淹撰狄仁傑碑。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

元按孟子挫作屈。

段干木踰牆而避之。范曄漢書橘玄傳論。

元按孟子作踰垣。

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韓愈與孟簡書。

元按孟子作歸楊歸墨。

出而吐之。王充論衡刺孟篇。

元按孟子。吐作哇。

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范曄漢書班彪傳。）

孟子曰。楚之乘。晉之檮杌。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袁宏漢紀。）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元按孟子。作晉之乘。楚之檮杌。

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宋書曆志。）

元按孟子。知作致。

孟子曰。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忽。（許愼說文。忽音呼介切。忽也。）

元按孟子。忽作恝。注云無愁貌。姚寬西溪叢話云。許氏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忽字。恐爲正也。五音編海。恝音苦計切。心有事也。與忽字訓異。

昔者舜之弟。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班固漢書鄒陽傳。）

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荀悅漢紀。神雀三年詔。宣帝）

君象有鼻。（袁宏漢紀。光武中元東平王倉疏。）

元按庳、鼻、庳、畀。古文通用。顏師古云。有庳在零陵。鼻亭是也。帝王世紀。幷昌邑王賀傳。俱作有鼻。而國名紀作有庳。注云。孟子作有鼻。蓋別本孟子也。

孟子曰。故源源而來。許愼說文。源音魚怨切。徐語也。

元按孟子作源源。注云。若水之相繼也。觀下文。以政接於有庫。則源源之義長。

孟子曰。伊尹不以一衣與人。亦不取一衣於人。馬總意林。

元按孟子。衣作介。而文小異。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後漢書丁鴻傳。

元按孟子。貪作頑。

孟子曰。夫子去齊。澡淅而行。許愼說文。澡音其兩切。淩乾漬米也。

元按孟子云。孔子去齊。接淅而行。注云。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與說文異。

孟子曰。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取義可也。舊唐書忠義傳敘。

元按孟子。有作欲。無可字。

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後漢書翟酺傳注。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晉書律歷志。楊偉論歷法。

元按孟子。基作木。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三國志。陳壽進諸葛亮集表。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晉書阮籍傳。

元按孟子作達。

孟子云。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閒而已。晁詠之上曾子宬書。又周行已謝祭酒書亦同。

元按孟子義作善。

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呂覽不二論。高誘注。

元按孟子陽作楊。無體字。

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王充論衡語增篇。

元按孟子浮作流。而文小異。

孟子曰。舜爲天子。二女嫘。許愼說文。嫘音烏果切。妮也。

元按孟子。嫘作果。注云。女侍也。韻源。嫘亦訓侍。

孟子曰。伯夷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王安石伯夷論。

元按不事不肖。卽非其君不事之意。

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孳。孔文仲制科策。

元按孟子。孳作殽。

引誤。

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史記孟子傳。）

元按孟子稱太王去邠。乃對滕文公語。非告梁惠王也。孟子亦無梁攻趙事。

孟子曰。行或尼之。（爾雅。尼。止也。郭璞注。）

元按爾雅邢昺疏義。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今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子思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辨曰。故爲國者。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言仁義。實繼大學末章之旨。（學齋佔畢。）

元按曾子作大學傳。今稱子思誤。

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晁氏客語。）

元按首四句。出中庸。今稱孟子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蘇軾上書。）

元按此孟子引孔子之言。

孟子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杜牧書處州孔廟碑陰。）

元按此孟子引子貢之言。

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竝軻之門人（史記孟子傳索隱注）

元按公明高南武城人長息之師也與曾子子思同時孟子嘗引其言今云軻之門人誤

孟子去齊而濆淅（異聞集引李吉甫銘）

元按孟子稱孔子接淅而行今云孟子濆淅誤濆淅卽接淅見說文

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之徒皆遊於齊（徐幹中論亡國篇）

元按孟子齊宣王時人徐稱桓公誤

方言（音義附）

觳觫

楊子卮言云觳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觳本古文斛字見周禮觳觫當作轂觫轂從豕尾懼之貌觫從角角懼之貌漢隸又作轂瘯瘯塞戰疾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元按觳觫或齊之方言耳朱注恐懼貌亦本趙注楊氏改觳爲轂古文轂轂斛通用周禮觳注器受二斗廣韻觳注器受十斗或云觳觫當作殏殊集韻殏殊注將死貌音與觳觫同觳又音角有爭較之義史記李斯傳觳抵優俳之觀是也又菲薄之義唐書令狐垣傳以儉觳爲無窮計是也又泯滅罄盡之義見爾雅而莊子所謂其道大觳是也此三義於觳觫之觫無取

鄒與魯鬨

元按趙注、闕、關聲也。朱注從之。揆諸孟子本文。關聲何所取義。字書、闕、胡弄切。又胡貢切。又胡絳切。竝注云關也。竊疑齊東方言。呼關爲闕耳。孫奭云。鄒與魯閧。言鄒國與魯國相關也。揚子法言云。一閧之市。宋咸閧亦訓關。引孟子鄒與魯閧爲證。

摳苗。

元按集韻、摳、烏八切。楊雄方言云。摳、拔也。東齊海岱之閒曰摳。又小爾雅云。拔心曰摳。

芒芒然。

元按、芒芒亦似方言。趙注罷倦貌。朱注無知貌。正韻。芒訓罷倦。引孟子芒芒然歸。蓋從趙說。古文芒茫茫通用。詩云。宅商土芒芒。左傳芒芒禹迹。荀子芒芒大道。心箴茫茫堪輿。皆取廣遠之義。淮南子芒芒昧昧。揚子神怪茫茫。皆取冥晦之義。竝無罷倦之說也。趙因下文今日病之言。遂以芒芒爲罷倦。故朱注不取列子茫然無以應注云。失據貌。與朱注無知義同。集韻、茫、注冗也。急也。芒芒訓冗急亦通。汙不至阿其所好。

元按編海。汙。烏瓜切。音蛙。朱子答或問云。汙是窊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言。

敦匠事。

元按朱注。董治作棺之事。夫以敦訓董治。韻書未見。韻書敦音十有二。取義不同。一都昆切。音墩。怒也。詆也。誰何也。又勉也。迫也。詩王事敦我。取迫義。又姓。衞有醜人敦洽。仙傳有敦圄是也。一徒官切。音團。

聚也。詩敦彼行葦。有敦瓜苦是也。一都回切。音堆。丘阜也。班固賓戲。欲從旄敦是也。又獨處不移貌。詩敦彼獨宿是也。一丁聊切。音彫。義同。詩敦琢其旅是也。又與弹同。天子弹弓。詩作敦弓是也。一都內切。音對、器名也。孟詧之屬。周禮珠槃玉敦是也。一都困切。音頓、豎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在午曰敦牂。困讀羣。牂讀臧。一杜到切。音導、覆幬也。周禮敦一几是也。一之尹切。音準、布帛幅廣也。一徒損切。音忳、義同。倱忳不慧也。一徒渾切。音豚、大也。郡名敦煌是也。一他昆切。音憞、義同。憞溷亂惡也。一徒對切。音隊、與憝同。怨也。忿也。此十有二音。竝無董治之義。而音墩者。其義又厚也。篤也。易敦艮。中庸敦化。敦厚。呂覽敦顏是也。趙岐以敦匠爲句。注云。厚作棺也。取此義爾。朱注以敦爲董治。吾固疑其以方言解也。

盼盼然。

元按朱注。盼、恨視也。說文盼音五禮反。孟子音義舊仍之。吳程云。此當爲五計反。金履祥云。盼從目從分。氣出貌。蓋目有恨氣也。俗作普見反非。蓋盼音普見反。字不從分而從分。謂黑白分明。此美目盼兮之盼。與盼字不同。而趙注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蓋照下文意旨。殊於盼義無取。竊疑盼盼他書少見。此或方言。

我不貫與小人乘。

元按趙注。貫、習也。孫奭疏云。慣習蓋亦方言。詩齊風。射則貫兮之貫。亦訓習。

衆楚人咻之。

元按廣韻咻、痛念聲也。朱注以咻爲讙。蓋從方言訓耳。咻訓讙。韻書不載。或疑咻乃呺字之訛。呺誘也。音述見編海。

巨擘。

元按晁氏客語云。齊地有蟲類蚓大者。其項白。齊人謂之巨白。其蟲善擘地以行也。白擘聲相近。齊人亦謂之巨擘。孟子以仲子爲巨擘者。卽蚓之大者也。起下文蚓而後可之義。據晁說。則巨擘亦方言。

鴟鴞。

元按趙注。鴟鴞鵂鶹聲。夫鳴聲字義當從口。如詩之嚶嚶喈喈是也。今字從鳥。何取於鳴聲。廣韻。鴟訓水鳥。一作鴟。又作鵄。竊謂鵂非鴟類。而鴟鴞或鵂之別名。蓋方言也。若謂鴟鴞疊字。當爲鵂聲。則鴞卽燕也。詩稱燕燕。可以燕燕爲鴞聲邪。

出而哇之。

元按說文。哇、淫聲。正韻又云。小兒啼聲。而朱注以哇訓吐。蓋亦方言。不然或吐字之訛。故論衡引孟子文。卽作出而吐之。又風俗通云。孟軻譏仲子吐鴟鴞之羹而食井上苦李。豈古人殺牲必爲羹邪。

泄泄猶沓沓。

元按朱注。孟子時人語如此。程復心云。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正韻讇音以制切。引詩云。無然

詍詍古文詍泄通用。

私淑。

元按朱注。私、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輔廣云。孟子言私淑諸人。又私淑艾。而他書無所見。故疑是方言。

施施。

元按韻書施申之切。音詩。又延枝切。音移。又以智切。音異。說文。旗之迤迤曰施。一曰設也。施施者。蓋妄自誇大。以張設其驕態耳。此或方言。

少艾。

元按趙注。艾、幼好也。朱注。艾、美好也。蓋同左傳艾男之注。然說文。艾、老也。長也。禮記五十曰艾。爾雅。艾、曆也。郭璞注云。長者多更曆也。艾豈可云少乎。屈原九歌。舞幼艾注云。艾、長也。幼艾、猶言少長也。戰國策。公子牟謂趙王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女也。以艾爲美女。考字義無據。艾之爲訓又熟也。詩或肅或艾。是已又安也。詩保艾爾後是已。又懲創也。魏相傳無所懲艾是已。又修治也。孟子私淑艾是已。又牡也。左傳艾豭是已。而無美女之訓。金履祥云。艾一說白也。一說半白也。如夜未艾。少艾、謂少年方半也。義亦未融。或疑艾乃女字之訛。或疑齊魯稱女爲少艾。然方言。東齊魯衞之閒。稱尊長謂之艾。又云。汝潁梁宋之閒。謂養爲艾。爾雅亦云。頤艾育養也。是方言亦不稱女爲少艾。豈世傳揚雄所著方言。非盡

戰國時之方言邪。

岌岌。

元按玉篇。岌高貌。又危也。岌岌亦似方言。岌一作圾。莊子云。殆哉圾乎。意同。

紾兄之臂。

元按朱注。紾、戾也。戾當作捩。音卽結切。正韻云。紾、轉也。捩也。捩卽拘之義。紾有兩音。一止忍切。音軫。一徒典切。音洊。紾兄之臂。或是當時方言。故屋廬子論禮食。公孫丑論喪禮。孟子每舉以爲言。而他書紾字。或謂軍衣。或謂轉繩。取義與此不同。

訑訑。

元按趙注。訑訑拒人貌。韻府云。訑訑一作施施。蓋古字通用。詑詑施施。均取誇張之義。

關弓。

元按關弓卽彎弓。音相近也。韻書。彎一作關。文選吳都賦注引孟子。亦作越人彎弓。

稽大不理于口。

元按朱注。理、賴也。漢書理作俚。揚雄方言云。俚、聊也。許愼云賴也。大不賴于口。蓋方言也。

餂。

元按郭璞方言注。餂音忝。謂挑取物也。朱注。今人以舌取物曰餂。亦指方言也。姚寬西溪叢話云。方言

字從金。孟子字從食。與方言所載不同。蓋傳寫誤也。集韻。餂音奴兼切。玉篇。音連兼切。卽古甜字。與孟子言餂之義不合。今以孟子考餂之義。則趙注以餂訓取是也。當如郭璞方言。其字從金爲銛。據廣韻上聲。銛音添。注取也。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纖。注利也。許氏說文。以銛爲鍤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廣韻平聲餂。音黏。注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矣。

辨名。名字有異者。

神農。

姓伊祈。一作伊耆。路史云。名軌。春秋命曆敍云。名石年。一名石耳。

離婁。

莊子作離朱。司馬彪注云。黃帝時人。揚子法言。宋咸注。又作離諸。薛氏人物考云。離婁孟子門人。按宋史。政和五年。詔定孟子門人封爵。樂正克等十八人。又山東通志。載孟子門人十五人。竝無離婁名。薛說未審。

后稷。

名棄。字庚辰。見楚辭。路史作度辰。

契。

一作偰。一作鄭。一作卨。一作禼。

伯益。一作柏益。一作伯翳。一作化益。字隤歎。一字虞余。漢書百官公卿表。敘益作棘。

湯。名天乙。一名履。易稱帝乙。詩稱武王。

萊朱。一作郲朱。趙注云。卽仲虺。謂書無萊朱姓名也。仲虺一作中鼬。一作仲鼬。一作中壘。一作仲傀。

伊尹。名摯。一作贄。史記云。名阿衡。孔子伊陟。一作伊敕。見封禪書徐廣注。

微子。名啓。家語微作魏。史記啓作開。

微仲。微子之弟。史記云。開弟衍是爲微仲。家語云。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

箕子。王子比干。

箕子。舜裔。史記云。箕子紂之親戚。蓋外親耳。而鄭玄、王肅、馬融。以爲紂之諸父。伏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均誤。尸子云。箕子肯餘。莊子注云。箕子名肯餘。或云。肯餘比干名。或云。比干字也。王子干封於比。故曰比

干。

古公亶父。

史記云。公叔祖類子也。路史云。叔祖紺。是爲祖類。子諸盩。是爲太公。太公子亶父。是爲古公。太王世表云。太公卽組紺。諸盩卽叔類。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太公。諸說不同。

散宜生。

朱注云。散姓宜生名。蓋從趙注。然姓譜諸書。有散宜複姓。堯娶散宜氏。見帝王紀幷人表。

太公望。

姓呂名尙。一名涓。字子牙。譙周云。姓姜名牙。蓋太公本太岳之後。太岳之先。炎帝姜姓也。虞舜以太岳有功。封之呂。故又爲呂姓。

句踐。

越王執茨也。一作執炎。

陳侯周。

朱注陳侯名周，然孔子在陳。乃湣公之時。左傳亦作湣公。周史記陳湣公名越不名周。

梁惠王。

名罃。一作譽。字同。戰國策又作嬰。

龍子。
朱注古賢人。金履祥云。不知其世。然左傳有龍子名穆。一曰龍叔。與衞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相友善。或云。卽孟子所引龍子也。豈宋儒未考邪。
百里奚。
史記秦本紀。作百里傒。
華周。
人表作華州。說苑作華舟。字訛。左傳稱華還音旋。周名還字。
杞梁。
左傳作杞殖。人表作杞植。中華古今注云。杞植字梁。薛氏人物考云。杞梁一名殖。
孫叔敖。
楚王子蔿章之孫。蔿賈之子。左傳類解云。蔿孫叔敖。蔿姓敖名。孫叔字也。金履祥云。敖楚官號也。先儒以孫叔敖字艾獵。世本則以艾獵爲敖之兄。薛氏人物考云。孫叔敖一名蔿艾獵。非也。蔿姓豈名乎。蔿一作薳。字同。余箸名疑解之詳。
北宮黝。
淮南子主術訓云。握劍鋒以離北宮子。不使應敵。許愼注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黝以善擊

劍聞於時。薛氏人物考未載。

顏般。公輸子。

顏般。史記作顏班。般班古字通用。朱注。公輸子名班。禮記作公輸班。一作公輸盤。一作公舒班。

孟施舍。宮之奇。庾公之斯。尹公之他。

施之皆助語辭也。古人以之字助語者。如論語孟之反。（魯大夫。左傳作孟之側。字子反。）禮記公罔之裘。（魯人。左傳舟之僑。晉大夫。）燭之武。（鄭人。）燭庸之越。（齊大夫。）石之紛如。（齊小臣。）文之無畏。（楚大夫。）文之錡。（蔡大夫。）文之儀。（吳大夫。）南之威。（晉美女。）是也。又如莊子厲之人。驪之姬。呂覽董之繁菁。丹之姬。皆以之字發聲。而施字少見。

趙簡子。

名鞅。一名志父。

易牙。

卽雍巫也。饔人名巫。字易牙。一云姓易字牙。古字雍饔通用。賈誼新書作子牙。

癰疽。

當作雍雎。雍姓雎名。一名渠。衞靈公之嬖閹也。事見說苑。蘇子由嘗考正之。而朱注以癰疽爲瘍醫。蓋從趙注。

王良。

一云郵良。一云郵無卹。字伯樂。左傳杜預注。郵無卹卽王良也。韓非子云。王子期爲趙簡子御。楊氏扈言云。王良字子期。是良有兩名兩字。

子都。

鄭大夫公孫閼也。有寵於鄭莊公。詩鄭風及左傳。竝作子都。而荀子則作子奢。

顏讎由。

史記世家。作顏濁鄒。卽孔子弟子也。見家語。及弟子列傳。

公孫衍。

趙注云。號爲犀首。按史記犀首傳云。名衍。姓公孫。司馬彪注云。犀首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也。薛氏人物考云。公孫衍一名犀首。豈以史記張儀、犀首竝稱故邪。

滑釐子。

趙注。滑釐愼子名。或云。卽禽滑釐也。班固人表。作禽屈釐。莊子作禽骨釐。呂覽作禽滑黎。史記列傳。愼到趙人。與孟子同時。孫奭云。滑釐卽愼到也。愼一作眘。到一名廣。或云。禽愼俱姓。禽滑釐、愼滑釐。蓋二人。戴不勝。

荀子解蔽篇。楊倞注云。孟子戴不勝。卽戴驩也。戴驩爲宋太宰。事見韓非子。宋牼。

即左傳宋司馬牼也。莊子、荀子、尹文子、竝作宋鈃。趙注宋牼宋人名。朱注宋姓牼名。

匡章。

匡姓章名。孟子、莊子、史記、戰國策、呂覽。竝稱章子。金履祥云。匡章字章子。

告子。

趙注告姓也。名不害。孫奭正義云。告子名不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爲告子姓告。名不害。字浩生也。然趙注又云。浩生姓。不害名。則是二人矣。但不知趙注告子名不害。何據。而薛氏人物考。獨遺告子。豈卽以浩生不害爲告子邪。

陳仲子。

荀子稱田仲。人表作於陵中子。韓非子云。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見之。以堅瓠比焉。謂其不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也。

丹朱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啓賢。

丹朱堯子。名朱。封於丹。說文朱作絑。舜子名均。一作義均。封於商。是爲商均。啓、禹子。一名會。紀年作余。年代歷作建。楚詞作開。

驩兜。共工。鯀。三苗。

驩兜一作讙兜。讙兜一作驩皃。一作驩頭。帝鴻之後。縉雲氏不才子渾沌也。共工。少昊氏不才子窮奇也。鯀字

熙．封於崇．是爲崇伯鯀．一作鮌．一作骾．顓頊五代孫．不才子檮杌也．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見史記注．三苗即驩兜子饕餮也．又按神異經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有翼而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爲人狠惡．不畏風雨．獸犯死乃休．名曰驩兜．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上．知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皆曰是鯀也．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飛．爲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山海經又云．大荒北．經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一名三毛．

逢蒙．

荀子作蠭門．淮南子王褒頌作逄門．七略作蠭蒙．論衡作龐門．

桀紂．

桀一名履癸．紂一作受．周書稱受．史記稱辛．經世書稱受辛．

飛廉．

一名處父．飛一作蜚．

孟子雜記卷四

字同。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由古之樂也。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恥爲弓。王由足用爲善。其橫逆由是也。由己溺之也。由己飢之也。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射於百步之外也。見且由不得亟由與猶同。

文王猶方百里起。猶與由同。

辟土地。朝秦楚。地不改辟矣。田野不辟。辟草萊。入其疆。土地辟。我能爲君辟土地。辟與闢同。

放辟邪侈（梁惠滕文重出）。辟與僻同。

踰垣而辟之。辟兄離母。伯夷辟紂。太公辟紂。（離婁盡心重出）故患有所不辟也。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辟與避同。

妻辟纑。辟與擗同。績麻曰辟。練麻曰纑。

辟若掘井。辟與譬同。

徐辟之辟。與行辟人之辟。讀音璧。

沛然下雨。沛與霈同。

塗有餓莩。野有餓莩。用其二而民有殍莩。與殍同。

一人衡行．衡與橫同．
一洒之．洒與洗同．
蒞中國．蒞與涖同．
是罔民也．罔與網同．
太王居邠．邠與豳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豳字如幽．乃改作邠．今七篇出後人鈔錄．故字從邠．而豳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刻故也．
耆秦人之炙．耆吾炙．口之於味．有同耆也．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耆與不嗜殺人．嗜羊棗之嗜同．
般樂怠敖．盤樂飲酒．般與盤同．
井地不均．鈞是人也．鈞與均同．
爲阱於國中．阱與穽同．
出疆必載質．庶人不傳質．爲臣．質與贄同．
共爲子職而已矣．共與供同．
徽招角招是也．招與韶同．
君子所患則亡矣．亡親戚君臣上下．問有餘曰亡矣．亡與無同．
利其蓄．蓄與菑同．一作灾．

鄉爲身死而不受。鄉與鄰同。
君不鄉。道鄉與相嚮而哭之嚮同一作向。
距楊墨。距詖行。能言距楊墨。距人於千里之外。距與來者不拒之拒同。
爲叢敺爵。敺與驅同。爵與雀同。
不稅冕而行。稅與脫同。俗作稅非。
盜跖之所築。盜跖之所樹。蹠之徒。跖與蹠同。
木若以美然。不以泰乎。以與已同。
使治朕棲。棲與栖同。謂牀也。
人不足與適也。適與謫同。或作擿非。
孳孳與孜孜同。
掘井九軔。軔與仞同。
自怨自艾。有私淑艾者。艾與刈同。謂斬絕自新也。
禽獸偪人。逼堯之子。偪與逼同。
飦粥之飦。與饘同。
原泉混混。取之左右逢其原。原與源同。

鄉原之原與愿同。
狂獧之獧與狷同。
師死而遂倍之子倍子之師。倍與背同。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閉門而不內。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內與納同。
力不能勝一匹雛。匹與鴄同。
猶棄敝蹝也。蹝與屣同。說苑又作躧。
法家拂士。拂與弼同。荀子亦作輔拂。
從者之謬也。謬與人焉廋哉之廋同。
屈而不信。信與伸同。
阨窮而不憫。孔子當阨。君子戹於陳蔡之閒。阨與戹同。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使數人要於路。要其有酒肉黍稻。將要而殺之。以割烹要湯。食牛以要秦穆公。
以要人爵。要與邀同。
幡然改。幡與翻同。
放勳放勛。勳與勛同。
有達財者。財與材同。

閔其苗之不長。閔與憫同。

直不百步耳。直好世俗之樂耳。非直爲觀美也。奚翅食重。奚翅色重。豈適爲尺寸之膚哉。直、翅、適、聲相近。竝訓但也。翅一作啻。古文通用。

則賈相若。巨屨小屨同賈。賈與價同。

頒白之頒。與班同。

燕人畔。管叔以殷畔。親戚畔之。畔與叛同。

比有七義。願比死者。比、爲去聲也。比其反也。比、及也。子比而同之。比、次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比、阿黨也。爾何曾比予于是。比、竝也。與禮之輕者而比之。比、較也。且比化者。比、近也。謂近死者也。此七義各有取。而字則同。

終身訢然樂。訢與欣同。

闚良人之所之。儀禮士昏禮篇。鄭注引孟子曰。將闚良人之所之。陽貨矚孔子之亡也。漢書注作闚孔子之亡。古文闚矚闚同。

不芸苗者也。芸人之田。芸者不變。芸與耘同。

數罟不入洿池。洿與汙同。

反其旄倪。旄與耄同。倪與兒同。曲禮九十曰耄。一作旄。漢書。倪寬。一作兒寬。

出從而揜之。揜與掩其親之掩同。
望道而未之見。而居堯之宮。二而字當作如。蓋如而古字通用。詩垂帶而厲。注、而、如也。又而今一作如今。
君子不亮烏乎執。亮與諒同。
氾濫於天下。氾與泛同。
徒餔啜。餔與哺同。啜與歠粥流歠之歠同。
餽兼金。餽與饋生魚。饋生鵝。老弱饋食之饋同。
浡然興之矣。浡然而生。浡與勃同。艴然不悅。艴亦與勃同。
有梏亡之矣。有與又同。
地有肥磽。磽與墝同。
見秋毫之末。毫與豪同。莊子作豪末。漢志云。利析秋豪。
蹙然不悅。疾首蹙頞。已頻顣、蹙、蹙、顣、三字同。
歸絜其身。絜與潔同。字從刀。俗從刃非。
君無尤焉。無與毋同。
驩虞如也。驩與歡同。虞與娛同。王驩字子敖。敖與遨同。遨遊歡義。
安居而天下熄。王者之迹熄。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熄與息同。

掊克在位。掊與裒同。

彀率之率。與律同。

填然鼓之。填與闐同。詩云。振旅闐闐。

夫貉五穀不生。貉與貊同。

字脫。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介當從草作芥。

曾益其所不能。曾當從土作增。荀子榮辱篇。楊倞注。引孟子。作增益其所不能。

士憎茲多口。憎當從土。今從心誤也。王充論衡云。士茲多口。爲人所陷。無憎字。

有私龍斷焉。龍當從土作壟。

且比化者。朱注。化者死者也。宣城張師曾云。化疑當作死。蓋字之訛缺也。吾儒止言變化融化之類。未嘗以死爲化也。以死爲羽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

二女果。果當從女。（作婐。）見說文。

匪厥玄黃。匪當從竹作篚。周禮禮記篚多作匪。蓋古文也。

頻顣。頻當從卑作顰。

攸然而逝。攸當從心作悠。

鑽穴隙相窺。穴當從工作空。按古文穴卽空也。空有三音。讀去聲。苦貢切。缺也。讀上聲。康董切。孔也。讀平聲。苦紅切。虛也。若讀入聲。穴字胡血切。窟也。掘土爲坎。難乎相窺矣。

孟子去齊。宿于晝。晝當作晝。音獲。路史國名紀云。晝在臨淄。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據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與此不同。故朱注亦云。疑此或有誤字。金履祥云。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義始豁然。

太丁未立下。當有而卒二字。

臺無餽也。臺當從人作儓。然左傳亦云。僕臣臺。是臺儓古字通用。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閒上當有與字。

鎡基之基。當從金作錤。朱注。鎡基田器。說文。錤、大鉏也。亦見月令。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贊。作鎡錤。

隱几而臥。隱讀去聲。當作憑。集韻云。憑、依也。

係累其子弟。累本作纍。司馬相如傳作係桑。

無或乎王之不智。或當從心作惑。

燔肉不至。燔當作膰。

或相什伯。伯當作佰。正韻云。十人爲什。百人爲佰。古文伯佰通用。

惰其四支。支當作肢。

以羨補不足。羨從次。俗從次非。願受一廛而爲氓。廛從广。從里、從八、從土。俗從黑非。疏食菜羹。一豆羹。舍簞食豆羹。正韻羹作羹。注云。從羔從美也。俗作羹非。涼涼從水。俗作凉非。霸從雨。俗作覇非。伊尹放太甲于桐。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按餘冬序錄。載高麗本孟子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所添字句。朱子取之。盡信書不如無書。按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爲者學也。書安可無也。學者愼所取而已。不知愼所取。則不如勿學也。斷句。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趙注有人不得句。言人有不得其志也。吳程云。有字句。言賢君固有此樂。但不可使人不得耳。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然句。或讀然屬下文。至大至剛以直。程明道讀以直句。云不言至直者。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之類。又云。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

而勿正.心勿忘.

勿正句.或讀心屬上文.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古注聖人句.汙字另爲句.朱注從之.惟蘇老泉讀聖人汙爲句.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程明道亦云.三子智足以知聖人汙曲.

敦匠事嚴.

王柏讀敦匠事句.嚴字另爲句.趙讀敦匠句.

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

十三字一句.

可謂曰知.

輔廣云.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吳程云.可字句.應上文不可字.言百官族人之不可者.今皆可之也.

謂曰知.謂爲知禮.孫奭云.可謂曰知者.百官族人.指文公而稱之之辭也.

何不爲陶冶舍.

陶冶句.舍屬下.舍者止也.或讀舍屬上文.舍者.作陶冶之處也.

往送之門.

往字句。言女子之嫁而往也。送之門句。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故母送女但至門也。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已甚句。迫字另爲句。古注是皆已甚迫爲一句。言文侯繆公。皆就見已甚迫切也。

陽貨先。豈得不見。

先字句。謂先來加禮。豈得不見。謂孔子亦往拜也。趙注作一句讀。言陽貨豈先不得見孔子。但以其不合故瞷亡饋豚。孔子亦瞷亡往拜耳。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

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爲一句。君謂奄君也。孫疏讀三年爲一句。言周公相武王。伐紂。又伐奄。始終三年也。

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

雨集句。或讀雨字句。

其妻妾不羞也。

連下文讀。

兆足以行矣。而不行。

八字一句讀。

子思不悅於卒也。
不悅句。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十一字一句讀。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仲子微讀。不義至弗受一句讀。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十一字一句讀。
卒爲善士。則之野。
舊注善士句。一說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字屬下文。謂馮婦改行。卒然爲善。其爲士者。亦取法之。及其舊態復作。其爲士者。又從而笑之矣。前後兩士字相應。
注異。
不日成之。
詩舊注。不相期日。限自來成之。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趙注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誓師曰、是日桀當大喪亡矣、我與女俱往亡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羅大經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三代雖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陳止齋云、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卽後世常平之法也、

深耕易耨、

張鎡云、易耨、芸苗令簡易也、許謙云、易、猶淺也、此金履祥之說、蓋深耕則土疏通而苗易發達、淺耨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釁鐘、

正韻云、釁與衅同、血祭也、牲血塗器曰釁、血者陰幽之物、釁用血、蓋所以厭變怪禦妖釁也、禦妖釁而謂之釁、猶治亂曰亂也、禮記雜記篇、凡宗廟之器有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注云、宗廟名器成、則以豭豚血塗也、周禮春官、天府釁寶鎭及寶器、注云、釁謂殺牲以血塗之、又罅隙曰釁、或謂器成必有釁隙、殺牲取血塗其釁隙、以厭除不祥、因謂之釁、呂覽本味篇、湯得伊尹之鼎、祓之於廟、釁以犧豭、祓者、厭除不祥、卽正韻所謂禦妖也、朱注取塗隙之義、不取禦妖之義、陸善經孟子音義、釁許刃切、禮記周禮注、竝音許靳

切而楊愼卮言則云禮記周禮注。聾音徽。按周禮大祝隋聾注云。隋聾薦血也。隋呼回切。音隳。楊愼誤以爲聾音耳。

爲長者折枝。

陸筠云。折枝、爲磬折腰肢揖也。孫奭云。爲長者按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是恥見役使。但不爲耳。非不能也。古文肢枝通用。漢書武帝紀。民猶支體。一作枝體。

疾首蹙頞。

正韻。頞音遏。鼻梁也。孫奭云。頞鼻頸。蹙頞。蹙其鼻頸而愁悶也。呂覽。孔子食昌蒲。縮頞而食之、注云。頞鼻梁。

一人橫行於天下。

趙注。一人指紂也。言紂橫逆以行於天下。而不順也。

朝儛。

朱注。朝儛山名。或云。朝、水名也。金履祥云。海旁之山。潮至如舞。顧野王云。朝灣水名。出南陽。誤以儛爲灣也。一云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儛。衞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齊右善歌。卽此地也。

雖萬鎰。

趙云。二十兩爲鎰。璞玉萬鎰。言衆多也。國語禮記注。並云二十四兩爲鎰。今云二十兩。誤。萬鎰、謂璞玉價

直萬鎰之金耳.

如解倒懸.

孫奭云.解其倒懸之索.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趙注.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

自反而縮.

趙注.縮、義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一說至非至極之至.乃至到之至.次非次第之次.乃次舍之次.言志念到此.而氣卽到此也.王陽明亦云.志至氣次.是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二之謂.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陸善經云.志氣閉而爲壹.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

行潦.

一說潦音澇.謂水澇之年.大道上積水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鄭玄周禮注云市廛而不征。謂物藏於市。不稅之也。故曰。市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不廛者。不久滯於廛也。故曰。法而不廛。

可運之掌上。

趙注。易如轉丸於掌上。

且比化者。

丁公著云。且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云云。又使其子弟爲卿。

趙注。季孫子叔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云云。此說與朱注異。宋政和五年。太常寺請定兗州鄒學孟子廟弟子封爵。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自程朱之說定。而二子位號始除。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

一說薛君齊田文也。是時任姓之薛滅於齊。齊人嘗築薛以逼滕。

龍斷。

孫奭云。丘壟堺斷之高者。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孟子雜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者 陳士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督）

✤E八〇五

沈